



在人称“万国建筑博览群”的外滩，有一座高大气派、简繁相宜、巴洛克风的建筑——中山东一路1号/延安东路2号。彼时它是亚细亚火油公司，今天，它成为 Bund One Art Museum。正在上演《梦回江户——浮世绘艺术大展》。画展汇集了江户至明治初年浮世绘各个流派与代表画师的140余幅名作，展示了版画、肉笔画；墨摺绘、红摺绘、锦绘；浮世绘版画制作程序、套印工艺；细致解读了浮世绘从草创期到成熟期、衰落的历程。置身于幽暗静谧的1500平米展区，走过菱川师宣、铃木春信、喜多川歌麿、葛饰北斋、东洲斋写乐、歌川国芳、歌川广重；走过再熟悉不过的《神奈川冲浪里》《三世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》《吹玻璃管的女子》；偶尔经过的窗口，垂下了淡蓝色窗帘，阳光温柔地洒在这幅美轮美奂的江户风情卷上。

《源氏之花宴》，歌川丰国，味之素食品文化中心藏品

浮世绘：以俗世美重新定义日本艺术

绚烂多彩如何成为浮世绘的关键词

指引观众进入《梦回江户》展厅的是一位衣着华美，挑灯于白梅树下的女子，这是铃木春信的《夜梅》。边上陪着巨大的四美人屏风，均出自18世纪末的喜多川歌麿之手。有读信的女子，吹玻璃管的女子、照镜子的女子、带着幼儿的年轻的妻子，款款相迎八方来客。

这便是浮世绘中的美人画。光彩陆离、美人如花、体态妖娆的版画，正是我们脑海中的浮世绘的颜色、形态与气质。然而，想一想，这与我们平素印象中的简朴、素雅、清冷之风的“日本的”颜色、形态、气质大相迥异。

崇尚清静、清洁的日本美意识，自古以有之。日本神道以“清明正直”作为理想的人的状态，这种思想影响了日本人无意识的生活感觉的形成。江户时代，旅日的外国人留下了不少“见闻记”（申维翰：《海游录》John Black：“Young Japan”），多处记载了日本整洁的面貌。使用天然材料，无需过多修饰，这种重要的美意识也成为日本人的伦理规范，摒弃奢靡，崇尚简朴舒适，受禅宗影响深刻的镰仓时代的武士阶层也是如此。日本中世的美，可以概括为简单、寂静之美。我们所熟悉的怀石料理、枯山水、茶道都是这般幽玄寂静的意境。那么，为什么到了近世，江户时代的审美就陡然一变了呢？

日本的中世镰仓·室町时代（1185-1467），战争频发，无常观深重。文学上有“隐者文学”，而美学上的“佻”“寂”，指的就是身心倍感厌倦之意。好不容易迎来太平的江户时代（1603-1867），长达260年的锁国，对外关系稳定，对内整备交通，商品流通增大，庶民经济发达，学问、文学、艺术都发达了起来。肯定当下、奉行享乐主义的现实主

义精神下催生出来的江户文化，崇尚的正是奢华美丽。浮世绘、歌舞伎、人情本、黄表纸、任侠小说、好色物语……我们今日印象中的“日本艺术”，主要说的就是江户艺术。

在《梦回江户》的展品中，《姿见七人化妆难波屋阿北》《二叶草清水小町》《风流无双七时尚红姑娘》《花鸟系列册页文鸟辛夷花》《名所江户百景浅草金龙山》（见水浒传《三联画之一》）……无论是美人画、歌舞伎演员画，还是风景画、花鸟画、历史故事画，最初只有单一的墨色，后来随着木板技术的进步，浮世绘师铃木春信开拓了“多色刷”的浮世绘，有丹绘、红绘、漆绘，到了明和二年（1765）形成了色彩鲜艳的“锦绘”，这奠定了浮世绘后来主要的色彩，“绚烂多彩”成为浮世绘的关键词。

浮世绘的“浮世”二字原本写作“憂世（忧世）”，如字面所示，表现出厌世的情緒。浮世绘的起源，据说是明和三年（1657）江户发生大火灾，整个城市几乎被烧毁，在江户城的复兴中出现了一种描绘流行风尚的图画，这就是浮世绘。然而，随着复兴景气，人们觉得正因为世道艰难，所以更应该健康地快乐生活。“浮世”之绘的浮世绘，因此具有了享受现世，肯定当下的意味。

于是，吉原的游女、歌舞伎演员、小镇上的人气美女、相扑大力士都成为画作的对象；出现了美人画、演员画、名胜画、风景画、物语画等多种类型。《梦回江户》据此分为八个主题：浮世绘的黎明、多彩“锦绘”的诞生——铃木春信、美人画的顶峰——喜多川歌麿、“画狂人”——葛饰北斋、“江户仔”的豪情、静寂哀怨的乡愁——歌川广重、世末的颓废美、余光夕照，可谓将浮世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晰，主要作品一网打尽。

近世的日本女子，都在浮世绘的美人画里

浮世绘从技术上分，有版画（印刷）与肉笔画（亲笔画）两种。肉笔画是亲笔手绘，只有一件，价格昂贵，一般很难在展览中看到真迹。版画则是在木板上，以左右相反的顺序进行雕刻，涂上颜色后，再复制到纸上，因此可以将同一幅画进行大量复制，庶民也买得起。一般尺寸的大型锦绘（长39cm宽26.5cm），价格为20文，约为现在的400日元（当时一碗荞麦面为16文，约320日元），今日被视为高级艺术的浮世绘，在当时挂满了寻常百姓家。

既然是庶民的娱乐文化，画师也无一例外地都是庶民画家。不是武士，不是贵族，虽然没有赫赫威势，却也没有太多的禁忌，因而能够创作出自然无造作的世界。这种由内而外生发的文化，使得浮世绘饱含了人情味。《梦回江户》展中亦不乏描绘吉原艺伎、歌舞伎、青楼北里的作品。如歌川国贞、歌川广重合作的作品之一《冈崎》，广重画风景、国贞画人物。一对服饰华美的行路人，手牵手，赤着脚。男子的腰间佩着短刀，女子戴了头巾，好像要遮人耳目地私奔。

江户后期，天保3-4年间（1832-1833）描写庶民社会的恋爱的人情本最成功作品《春色梅儿誉美》出版，在女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但是作者为永春水却被处以“手铐”50天的刑罚。这是因为它以花柳界的女子为主角，描绘了艺伎的恋爱，以及绘制了人气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插图。这些都成为当时取悦奢华、肃正风纪的目标。

江户时代和平稳定的国势促进了庶民经济的发达，出现了很多富商，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起来。但是依靠领取大米俸禄过活的武士阶层，因为粮食丰产、米价下跌，收入相对减少，这就形成了统治阶层相对于庶民阶层的贫困状态。江户时代共发生了四次大饥荒，为此幕府实行了三次大改革，实施财政紧缩、规整学问、端正风俗的荒政政策。规定无论何等身份，服饰一律不得奢华，甚至还规定庶民的衣服的材料必须是麻或棉，颜色仅限于茶色、灰色和蓝色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江户时代繁华、庶民经济力十分强大。同音异体字的“憂世（忧世）”真正转化成了现代风、当世风的“浮世”。这是一个轻妙的时代，有嬉笑有嘲弄，有豪放有戏谑，有情欲有人性，有男人也有女人。

在日本历史上，有名的女性并不多。在上代和中世，有紫式部、清少纳言、北条政子、日野富子等杰出女性。可是，到了近世，大概只有德川家茂的妻子和官以及出云阿国还算有点名气。女性就像是社会舞台上消失了一般，“近世没有女性”这句评价似乎并不非常过分。这时候的女性处于卑微的从属地位，不仅需要胜任家务责任者的知识与技能，更需要具有咏和歌、赏花雪月之才能。可是，矛盾的是，女性所具有的教育绝不能在社会上表露出来。女性的自我表现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受到舆论的谴责。可是，另一方面，发达的江户文学比如人

情本，就是以女性而且多是花柳界的女子为主角的言情小说；绚烂的浮世绘中最重要类型可以说就是“美人画”，近世的女子在这里。

《梦回江户》展厅入口所见的美人屏风以及宣传册，都将美人图放在了招牌位置，不仅是因为其“日本”特色鲜明，而且确实非常美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与浮世绘的其他类型，比如平凡地方的风景画、交通驿站的“名胜画”、讽刺借鉴的“妖魔画”、平淡心境的山水画、张牙舞爪的武斗画、白骨堆成山的战争画相比，绝对赏心悦目。

美人画，顾名思义，强调女性的美貌。著名画师有铃木春信、喜多川歌麿、歌川国贞等。庶民购买喜欢的美人画就像今天购买女郎海报一般，画中的美人的服饰打扮都是流行指南。一直到了浮世绘的末期，才逐渐将一般平民女子纳入美人画的范围。

浮世绘的元祖菱川师宣绘有《浮世百人美女》《回眸美人图》等美人画，一生为100多种绘本、50多种好色物语绘制插图。天和二年（1682），江户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井原西鹤《好色一代男》在大阪出版，两年后该书在江户发行之际，由师宣担任了插图师。《回眸美人图》中女子所穿和服的蝴蝶结，就是当时人气的歌舞伎演员上村吉弥带出的潮流。可惜的是，在本次展览中未见此画，只能遥想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了。

江户中期开创了锦绘的铃木春信，被视为梦幻一般的人物，创作生涯仅十年，40岁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。春信擅长刻画女性楚楚动人、纤细的身姿，他将江户有名的女子、吉原的艺伎，以及江户的名胜等实实在在地题材都画到了纸上，大受好评。

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《夕立（绘历）》采用的是多色印刷，作为锦绘开创品，是浮世绘史上重要的名作。忽然一阵大风袭来，眼看着要下雨了，美人慌慌张张地跑去收拾晾晒的浴衣，连鞋子都跑丢了一只。你看她身姿袅娜，面目清秀，和服显得特别柔软。“风雨中的女子”是春信绘画的一个特点，被刮起的裙摆，袒露的脖颈，流露出一种暧昧的美感。

19世纪最富盛名的美人画师喜多川歌麿也居住于江户。1787年宽政改革，这一规制也被及到了浮世绘。不过，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”，从规制中脱颖而出的是“美人大头绘”。歌麿笔触细腻，其刻画的女性气质，无人能出其右，“吹玻璃管的女子”最为人称道。Poppin，是用玻璃管制作的一种玩具，可以吹出声音。锁国时期，日本依旧开放了长崎港口，对荷兰通商，玻璃管玩具就是由此传入。在江户时代，艺伎与孩

从正在举行的《梦回江户——浮世绘艺术大展》说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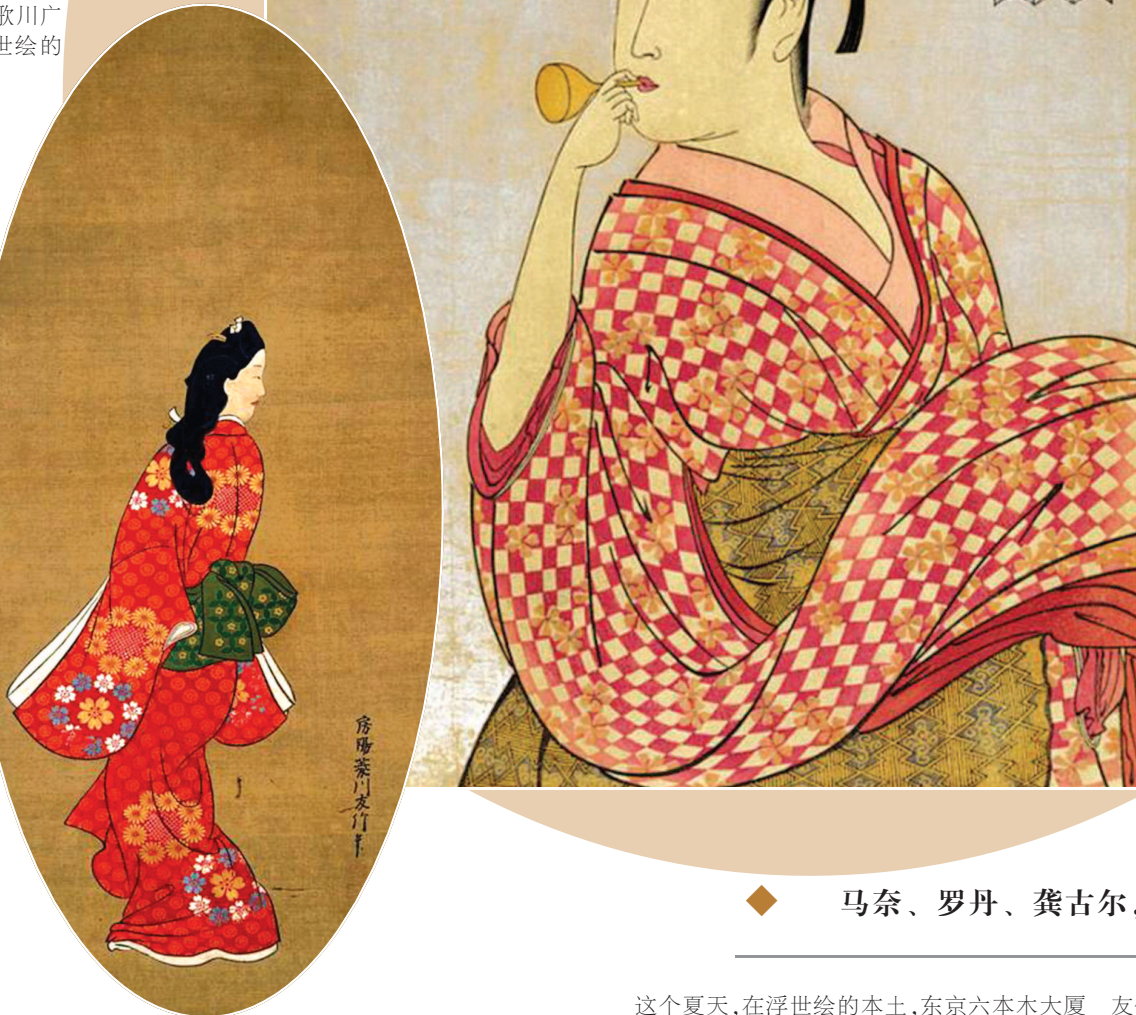
李艳丽



《富士三十六景——凯风快晴》，葛饰北斋



《雪中相合伞》，铃木春信，1767年左右



《如女人相十品——吹玻璃管的女子》，喜多川歌麿，1793年左右

《回眸美人图》，菱川师宣，江户·元禄年间（1688-1704）前期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品

（本版所用图片除标注外均为资料图片）

马奈、罗丹、龚古尔，都是浮世绘的粉丝

这个夏天，在浮世绘的本土，东京六本木大厦森艺术中心画廊也正在举办画展：《美味的浮世绘展：北斋、广重、国芳所描绘的江户的味道》（2020年7月15日-9月13日）。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日本料理“和食”已经在2013年成功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而浮世绘，正是作为东京前身的江户开出的独特的文化。在东京奥运会启动一周倒计时之际，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展览，宣传Japonism（日本趣味）的目的不言而喻。

1867年，日本第一次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，将浮世绘正式推进西方的视野。这在欧洲引起了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日本传统艺术热潮，被称为“Japonism”。时隔150多年，依旧以浮世绘为代表，向世界展示何谓“日本情调”。

在从封建社会跨越至近代社会之际，明治维新一派欧化新气象，传统的浮世绘不仅因为各派画师相继过世而衰落，日本人自己也喜新厌旧，忘却了它的价值。明治四十年（1907），文部省主办了美术展览会。在大正四年（1915）举办的第9届专门设置了一间美人画展，这刷新了人们对浮世绘品质低下的印象，引起了很大反响。

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，浮世绘对西方印象派等绘画及工艺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不过这个影响并不是过于著名的美人画，而是或戏谑变形人物、或精细雕琢建筑、或精致写生动植物的漫画——《北斋漫画》。

有一则逸闻。安政三年（1856），法国画家、版画家费利克斯·布拉克蒙偶然看见从日本送来的陶瓷外面的包装纸，大吃一惊。那是葛饰北斋的《北斋漫画》。深深为此吸引的布拉克蒙告诉了他的画家朋

友爱德华·马奈、埃德加·德加、惠斯勒，还有批评家尚弗勒里、P.Burty等人，一下子引起了年轻的印象派画家的兴趣，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日本美术热潮。在19世纪60年代布拉克蒙的作品中，明显使用了《北斋漫画》及歌川广重《鱼尽》中的图案，在惠斯勒、马奈、蒂索的作品中也体现出日本情趣。雕刻家罗丹、作家龚古尔兄弟等也爱上了华丽的浮世绘。2009年，为促进日法画坛的交流与振兴、促进世界美术界的繁荣与绘画新表现，在法国巴黎成立了“新巴黎浮世绘美术家协会”。

基于2018年的展览《融合的视界》，再向私人藏家征集了不少展品，进行了大量补充的《梦回江户》异彩纷呈。策展人说：“希望通过这样的整理，让观众明白浮世绘到底是什么，它的发展又是怎样从单色到彩色，再到黄金时期和走向颓废，而不是让观众只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色彩。”同东京《江户的味道》一样，浮世绘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作为美术的意义，而是重要的文化遗产。这一记录了江户森罗万象的“百科全书”从各个领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，建筑、地理、文学、歌舞伎、料理、织染、宗教、漫画、制图、生物……浮世绘的艺术不仅得到了传承，在崇尚“平常之美”的日本社会，也被灵活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之中。而其诸多流派的绘画精神，更丝丝入扣地体现了江户趣味、大和气质。对于这座璀璨的宝库，借用美人画的解读——江户女性的“意气”中蕴含了媚态、自尊、御悟三个因素，让我们深刻体会到，它是日本文化鲜明地表明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样态。

（作者为文学博士、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